

Tolerance

亨德里克·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著

連衛、靳翠微 譯

《人類的故事》後，房龍分析人類殘酷本性鉅作

人類的不寬容

用三百幅世界
二百種世界各
重新詮釋房龍

珍藏文物，
震撼的著作。

好讀出版

人類的不寬容 亨德里克·房龍 著 迺衛、靳翠微譯；

——修訂一。——臺中市：好讀，2009.05

面：公分，——（新視界；2）

譯自：Tolerance

ISBN 987-986-178-121-1（平裝）

1. 基督教思想史 2. 寬容

240.9

98005804

 好讀出版

新視界 02

人類的不寬容

作者／亨德里克·房龍

譯者／迺衛、靳翠微

總編輯／鄧茵茵

文字編輯／莊銘桓

美術編輯／陳麗蕙

發行所／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台中市 407 西屯區何厝里 19 鄰大有街 13 號

TEL:04-23157795 FAX:04-23144188

<http://howdo.morningstar.com.tw>

（如對本書編輯或內容有意見，請來電或上網告訴我們）

法律顧問／甘龍強律師

印製／知文企業（股）公司 TEL:04-23581803

總經銷／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orningstar.com.tw>

e-mail:service@morningstar.com.tw

郵政劃撥：15060393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台北市 106 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4 樓之 3

TEL:02-23672044 FAX:02-23635741

台中公司：台中市 407 工業區 30 路 1 號

TEL:04-23595820 FAX:04-23597123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知己圖書台中公司更換）

初版／西元 2004 年 5 月 20 日

修訂版／西元 2009 年 5 月 15 日

定價：339 元

Published by How Do Publishing Co., Ltd.

2009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87-986-178-121-1

人類的不寬容



好讀出版



CONTENTS

目錄

004 序言

009 chapter 1
無知的暴虐

017 chapter 2
希臘人

050 chapter 3
桎梏的開始

060 chapter 4
上帝的晨光

077 chapter 5
囚禁

085 chapter 6
生活的純潔

093 chapter 7
宗教法庭

106 chapter 8
求知的人

115 chapter 9
向書開戰

121 chapter 10
關於歷史書籍的一般問題，尤其是這本書

124 chapter 11
文藝復興

130 chapter 12
宗教改革運動

140 chapter 13
伊拉斯莫斯

151 chapter 14
拉伯雷

158 chapter 15
舊時代的新招牌



174 chapter 16
再洗禮教徒

181 chapter 17
索齊尼叔侄

188 chapter 18
蒙田

192 chapter 19
亞米紐斯

200 chapter 20
布魯諾

205 chapter 21
斯賓諾莎

214 chapter 22
新的天國

223 chapter 23
太陽王

226 chapter 24
腓特烈大帝

229 chapter 25
伏爾泰

245 chapter 26
百科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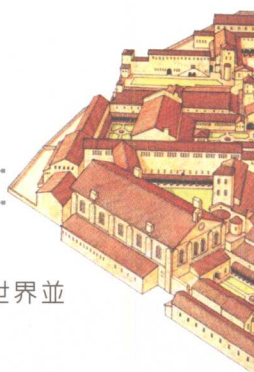
251 chapter 27
革命的不寬容

259 chapter 28
萊辛

269 chapter 29
湯瑪斯·佩恩

273 chapter 30
最後一百年

278 後記
但是，這個世界並不幸福





序言



在寧靜的無知山谷裡，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

永恆的山脈向東西南北各個方向蜿蜒綿互。

知識的小溪沿著深邃的溪谷緩緩地流著。

它發源於昔日的荒山。

它消失在未來的沼澤。

這條小溪並不像江河那樣波瀾滾滾，但對於需求淺薄的村民來說，已經綽有餘裕。

晚上，村民們餵畢牲口，灌滿木桶，便心滿意足地坐下來，盡享天倫之樂。

守舊的老人們被攙扶出來，他們在陰涼角落裡度過了整個白天，對著一本神祕莫測的古書苦思冥想。

他們向兒孫們嘮叨著古怪的字眼，可是孩子們卻只顧著耍玩從遠方捎來的漂亮石子。

這些古書的涵義往往模糊不清。

不過，它們是一千年前由一個已不為人所知的部族寫下的，因此神聖而不可褻瀆。

羊肝的預言

在古巴比倫一種專門的祭司——巴儒曾在巴比倫的社會中扮演了見多識廣的老人角色。他們用預言影響和統治社會各層面。他們常常透過動物的內臟，尤其是羊肝或羊肚等進行預言。在這個泥塑羊肝模型上，寫著各個對應的污點所預示的異象。

夏日

夏凡納以敘事詩的方式描繪了這一和諧的古代景象。這幅描繪遠古時代人類生活的畫面所呈現的是亙古的平和、富庶和日暖花開的氣氛，歌頌簡樸的家庭生活以及原始的農業社會。



在無知山谷裡，古老的東西總是受到尊敬。

誰否認祖先的智慧，誰就會遭到正人君子的冷落。

所以，大家都和睦相處。

恐懼總是陪伴著人們。誰要是得不到園中果實中應得的份額，又該怎麼辦呢？

深夜，在小鎮的狹窄街巷裡，人們低聲講述著情節模糊的往事，講述那些敢於提出問題的男男女女。

這些男男女女後來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另一些人曾試圖攀登擋住太陽的岩石高牆。

但他們陳屍石崖腳下，白骨累累。

歲月流逝，年復一年。

在寧靜的無知山谷裡，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

外面是一片漆黑，一個人正在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已經磨破。

他的腳上纏著破布，布上浸透著長途跋涉留下的鮮血。

他跌跌撞撞地來到附近的一間

草房，敲了敲門。

接著他昏了過去。借著顫動的燭光，他被抬上一張吊床。

到了早晨，全村都已知道：「他回來了。」

鄰居們站在他的周圍，搖著頭。他們明白，這樣的結局是注定的。

對於敢於離開山腳的人，等待他的是屈服和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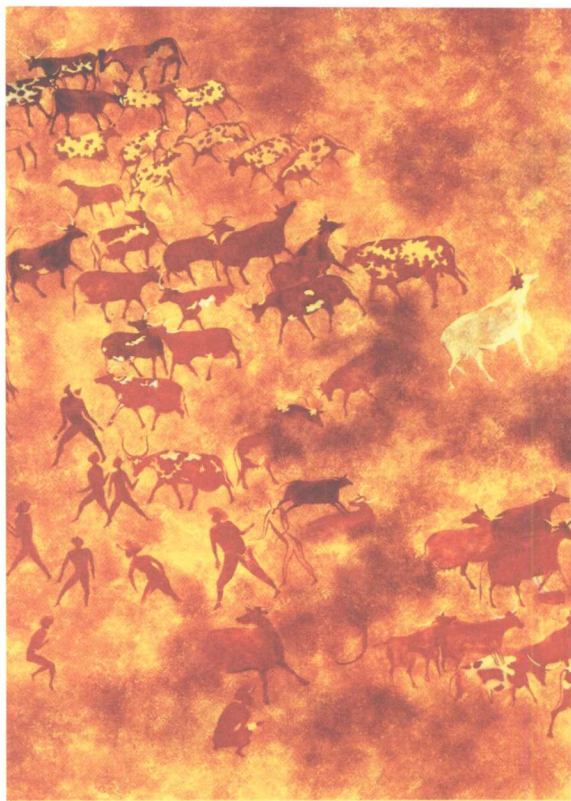
在村子的一角，守舊老人們搖著頭，低聲傾吐著惡狠狠的詞句。

他們並不是天性殘忍，但律法畢竟是律法。他違背了守舊老人的



混沌初開

古埃及人認為蛇、蠍子這類動物是混亂勢力的象徵，是一種威脅著這個秩序世界的力量。像這樣刻著太陽神手抓蛇和蠍子的石碑常被用來避邪，以保護人們免受各種邪惡力量的侵害。



農耕經濟

畜牧和種植糧食在新石器時代成為生存的經濟基礎，人們馴養了家畜，可以相對安定下來，生活也得到較好的保障。這幅史前壁畫描繪了人們在當時還是一片綠洲的撒哈拉放牧的景象。



意願，犯了滔天大罪。

他的傷一旦治癒，就必須接受審判。

守舊老人本想寬大為懷。

他們沒有忘記他母親那雙奇異閃亮的眸子，也回憶起他父親三十年前在沙漠裡失蹤的悲劇。

不過，律法畢竟是律法，必須遵守。

守舊老人是它的執行者。

守舊老人把漫遊者抬到集市區，人們畢恭畢敬地站在周圍，鴉雀無聲。

漫遊者由於饑渴，身體還很衰弱。老者讓他坐下。

他拒絕了。

他們命令他閉嘴。

但他偏要說話。

他背對著老者，兩眼搜尋著不久以前還與他志同道合的人。

「聽我說吧！」他懇求道，「聽我說，大家都高興起來吧！我剛從山的那邊來。我的腳踏上了新鮮的土地，我的手感覺到了其他民族的撫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小時候，我的世界只是父親的花園。

早在創世的時候，花園東面、南面、西面和北面的疆界就定下來了。

只要我問疆界那邊藏著什麼，大家就不住地搖頭，一片噓聲。可我偏要追根究底，於是他們把我帶到這塊岩石上，讓我看那些敢於蔑視上帝的人的嶙嶙白骨。

『騙人！上帝喜歡勇敢的人！』我喊道。於是，守舊老人走過來，對我讀起他們的聖書。他們說，上帝的旨意已經決定了天上人間萬物的命運。山谷是我們的，由我們掌管，野獸和花朵、果實和魚蝦都是我們的，按我們的旨意行事。但山是上帝的。對山那邊的事物我們應該一無所知，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們是在撒謊。他們欺騙了我，就像欺騙了你們一樣。

那邊的山上有牧場，牧草同樣肥沃，男男女女有同樣的血肉，城市是經過一千年能工巧匠細心雕琢的，光彩奪目。

我已經找到一條通往更美好的家園的大道，我已經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來吧，我帶你們奔向那裡。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這兒，也在其他地方。」

他停住了，人群裡發出一聲恐怖的吼叫。

「褻瀆，這是對神聖的褻瀆。」守舊老人叫喊著，「給他的



陶器的出現

因為陶器易碎、笨重且不易運輸，它的出現代表著人類定居的開始。上圖為一個西元前四千年出土的豪華陶器。

序言

序言

罪行應有的懲罰吧！他已經喪失理智，膽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死有餘辜！」

人們舉起了沉重的石塊。

人們殺死了這個漫遊者。

人們把他的屍體扔到山崖腳下，藉以警告敢於懷疑祖先智慧的人，殺一儆百。

沒過多久，爆發了一場特大乾旱。潺潺的知識小溪枯竭了，牲畜因乾渴而死去，糧食在田野裡枯萎，無知山谷裡饑聲遍野。

不過，守舊老人們並沒有灰心。他們預言一切都會轉危為安，至少那些最神聖的篇章是這樣寫的。

況且，他們已經很老了，只要一點食物就足夠了。

冬天降臨了。

村莊裡空蕩蕩的，人煙稀少。

半數以上的人由於饑寒交迫已經離開人世。

活著的人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山脈那邊。

但是律法卻說：「不行！」

律法必須遵守。

一天夜裡，爆發了叛亂。

失望把勇氣賦予那些由於恐懼而逆來順受的人們。

守舊老人們無力地抗爭著。

他們被推到一旁，嘴裡還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詛咒孩子們忘恩負義。不過，當最後一輛馬車駛出村子時，他們叫住了車夫，強迫他把他們帶走。

這樣，投奔陌生世界的旅程開始了。

離那個漫遊者回來的時間已經過了很多年，所以要找到他開闢的道路並非易事。

成千上萬人死了，人們踏著他們的屍骨，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子堆起的路標。

此後，旅程中的磨難少了一些。

那個細心的先驅者已經在叢林和無際的荒野亂石中用火燒出了一條寬敞大道。

它一步一步地把人們引到新世界的綠色牧場。

大家相對無言。

「追根究柢他是對了。」人們說道。「他對了，守舊老

鐵器時代的廚房革命

圓形石磨石出現之前，人們只能使用平板磨，將農作物壓碎成粉。圓形石磨的出現，就像20世紀早期家電的出現一樣，可以視為鐵器時代居家的一種革命。它使磨製麵粉變得更加快捷和容易，也使精緻的飲食習慣的出現成為可能。



易克納唐法老

易克納唐可以說是古埃及最有個性的法老之一，也是最徹底地反傳統的人物之一，他在位期間否定了所有埃及傳統的神，要求人們只崇拜他所創出的唯一的神——阿蒙神。他一改過去藝術模式化，要求以寫實的手法來表現帝王的形象。他死後，埃及人對其表現的極不寬容，摧毀了所有關於他的紀錄及雕像。我們從這塊浮雕清新的表現手法及獨特的髮式可知該肖像是易克納唐本人。



人錯了……」

「他講的是實話，守舊老人撒了謊……」

「他的屍首還在山崖下腐爛，可是守舊老人卻坐在我們的車裡，唱那些老掉牙的歌曲。」

「他救了我們，我們反倒殺死了他。」

「對這件事我們的確很內疚，不過，假如當時我們知道的話，當然就……」

隨後，人們解下馬和牛的套具，把牛羊趕進牧場，建造起自己的房屋，規劃自己的土地。從這之後的很長時間，人們又過著幸福的生活。

幾年以後，人們建起了一座新大廈，作為智慧老人的住宅，並準備把勇敢先驅者的遺骨埋在裡面。

一支肅穆的隊伍回到了早已荒無人煙的山谷。但是，山腳下空空如也，先驅者的屍首蕩然無存。

一隻饑餓的豺狗早已把屍首拖入自己的洞穴。

人們把一塊小石頭放在先驅者足跡的盡頭（現在那裡已是一條大道），石頭上刻著先驅者的名字，一個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戰的人的名字，他把人們引向了新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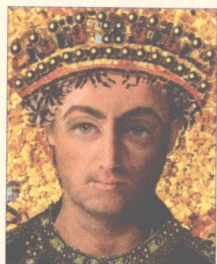
石上還寫明，它是由前來感恩朝禮的後代所建。

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過去，也發生在現在，不過將來我們希望這樣的事不再發生了。

■ 早期的智慧文學

古埃及人在木板或石板表面覆上石膏做成，用於書寫練習的書寫板。石膏層作為寫書的軟面，以便書寫後可以抹掉反覆使用。這塊木板芯的記載板書寫著卡克珀瑞索尼布語錄，是古埃及中王國時期（約2040 B.C.~1750 B.C.）主要的文學範本之一，描述了作者在目睹了人世間眾多的苦難之後的內心感受。





西元527年，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3A.D.~565A.D.）成為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

這個塞爾維亞的農夫對書本知識一竅不通。正是出於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學學派最後才被壓抑下去。也正是他關閉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廟，這座廟宇在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羅河谷之後，仍維持了數百年的香火。

廟宇坐落在一個叫菲萊的小島上，離尼羅河的第一個大瀑布不遠。從人類的記憶所及之時起，這兒就是朝拜伊希斯①的聖地，不知是什麼原因，非洲、希臘和羅馬諸神早已悲慘地消聲匿跡了，只有這個女神還靈光不滅。直到西元6世紀，這裡一直是瞭解古老神聖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場所，為數不多的教士繼續從事著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卻的工作。

而現在，隨著一個被稱為「皇帝陛下」的文盲農夫的命令，廟宇和毗鄰的學校變成了國家的財產，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館裡，教士和象形字書法家被投入監牢。等最後一個人由於饑寒交迫死去以後，具有悠久傳統的象形文字工藝便成為絕代失傳的藝術。

真可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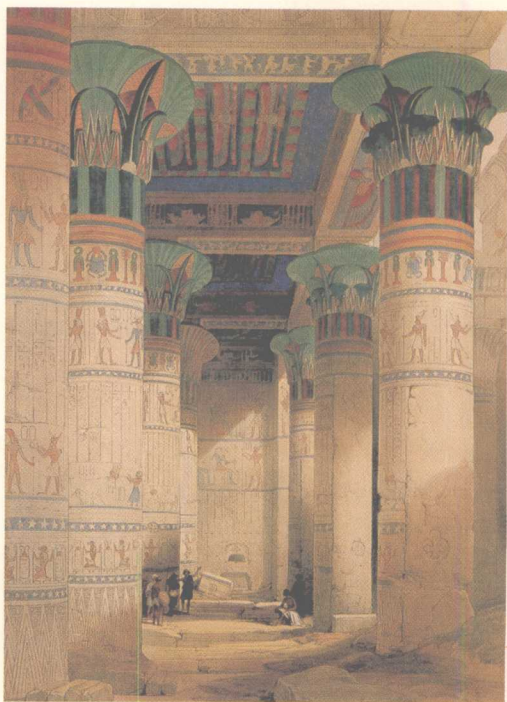
菲萊島上的伊希斯聖殿

19世紀畫家大衛·羅伯特現場描繪的這些巨大石柱，是被東羅馬皇帝關閉了一千兩百多年後，幾乎淪為廢墟的菲萊島上伊希斯聖殿的一部分。石柱上的各種埃及神靈和象形文字仍清晰可辨。

註① Isis，埃及神話中專司生育繁殖的女神。

查士丁尼像

這是一幅根據西元6世紀的拜占庭壁畫複製而成的查士丁尼肖像。這幅由電腦還原著色的繪畫雖然有失拜占庭藝術的魅力，但卻可以讓人將這位文明史中不寬容的「首犯」看得很清楚：至少從面相看，他並非天性刻薄，甚至還有些怯懦。他的目光清澈，表明了他的虔誠，這種虔誠往往能直達偏執。





■ 揭開古埃及文字之謎

法國人商博良(Champollion, 1790A.D.~1832A.D.) 借助一個法國遠征軍上尉在埃及羅塞塔發現的一塊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及希臘文的石碑，加上自己的天才，他破解了困擾考古學界很久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謎。他的主要著作《古埃及和努比亞古文物》，是第一批埃及學學者的典範。



註② Nineveh，古代亞述的首都。

註③ Akkad，古代位於巴比倫城北面三十英里的商業中心，閃族人於3000 B.C.~2000 B.C來到此地，使商業迅速發展起來。Memphis，古埃及的一個城市，位於尼羅河西岸，在早期羅馬時代之前一直是個舉足輕重的城市。

假如查士丁尼（該死的傢伙）稍緩斬草除根，把幾名老象形文字專家搶救到類似「諾亞方舟」的安全地方，那會使歷史學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們雖能再次拼寫出古怪的埃及辭彙（這全靠商博良的天才），卻仍理解不了他們傳給後代的內在涵義。

在古代社會的各民族中，這類事情不勝枚舉。

蓄有奇特大鬍子的巴比倫人留下整座整座刻滿宗教文字的造磚場給我們，他們曾經虔誠地疾呼：「將來有誰能夠理解天國中上帝的忠言？」那時他們是怎樣想的呢？他們不斷祈求聖靈的庇護，力圖解釋聖靈的律法，把聖靈的旨意刻在最神聖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們是怎樣看待這些聖靈的呢？他們忽而虛懷若谷，鼓勵教士研究天國，探索陸地和海洋；忽而又變成慘無人道的劊子手，人們稍微疏忽了如今早已無人問津的宗教禮節，就會有駭人聽聞的懲罰降臨在頭上，這原因又是什麼呢？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弄明白。

我們派出了探險隊去尼尼微②，在西奈的沙漠上發掘古跡，譯釋的楔形文字泥版足有數英里長。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各地，我們都竭盡全力尋找打開神祕的智慧寶庫前門的鑰匙。

突然，也完全是偶然的機會，我們發現了寶庫的後門，其實它一直對人們敞開著，隨時都可以進去。

然而，這扇小小的方便之門並不是坐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③附近。

它隱藏在叢林的深處。

異教徒寺廟的木柱幾乎把它遮擋得風雨不透。

我們的祖先在尋找易於搶掠的物品時，接觸了他們樂於稱之的「野蠻人」。

他們的相遇並不愉快。

■ 尼尼微浮雕

尼尼微作為亞述王的王宮，以其宮殿牆壁上精緻的石刻浮雕而聞名，這些浮雕可以看作是亞述王國的編年史，表現了亞述王的對外戰爭、獲取戰利品、宮廷生活、祭神儀式及外交活動等等。這幅浮雕表現了亞述士兵押解俘虜的情景。





最早的字母文字

這塊泥板上刻寫的二十二個字母，最早出現於敘利亞沿岸的烏加里特，是腓尼基在參考了埃及象形文字和蘇美人的楔形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字母文字，也是今天幾乎所有歐洲文字體系的最初母本。

可憐的野蠻人誤解了白人的用心，還舉著長矛和弓箭歡迎他們。

來訪者卻用大口徑手槍作為回敬。

從那以後，平心靜氣不帶偏見的思想交流變得十分渺茫。

野蠻人總是被描寫成一群信奉鱷魚和枯樹的骯髒懶惰的廢物，任何災難對他們都是應得的報應。

之後便是18世紀的轉機。讓·雅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A.D.~1778A.D.）首先透過朦朧的傷感淚水觀察世界。同時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動，也掏出手絹加入流淚的行列。

愚昧無知的野蠻人成為他們最喜歡談及的題目。在他們看來（儘管他們從未見過野蠻人），野蠻人是環境的不幸犧牲品，是人類各種美德的真正體現，三千年的腐敗文明制度已經使人類喪失了這些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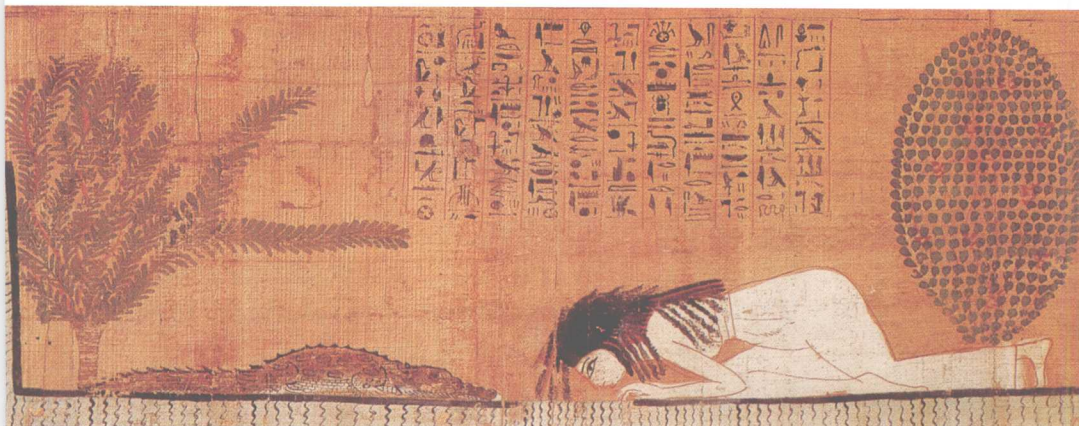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調查領域裡，我們瞭解得更清楚了。

我們研究原始人就像在研究較高級的家禽，其實二者並無太大區別。

一般來說，我們的辛苦總能換得果實。野蠻人實際上正是我們自己在惡劣環境中的自我體現，他們只是沒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透過對野蠻人的仔細研究，我們開始懂得了尼羅河谷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早期社會；對野蠻人深入徹底的認識使我們得以

崇拜鱷魚的女祭司

原始的信仰相對來說自由而且功利，如果一個氏族碰巧居住在河邊，就完全有可能去崇拜令他們膽顫的鱷魚。圖為底比斯主神阿蒙的女祭司在陰間向代表水神的鱷魚朝拜。



圖獵公牛

這是一幅發現於土耳其恰塔爾土丘的壁畫，表現了一群形如螻蛄的原始人進攻一頭龐大公牛的情景。在危機四伏的生存環境裡，人們只有結成團體才能保證最基本的生存。個體是一個不存在的概念，只有團體才能生存，被團體拋棄只意味著一點，那就是死亡。



管中窺豹，瞭解人類在最近五千年內形成的很多怪異的天性，如今這些天性卻深深地埋藏在一層薄薄的禮儀和習慣的外殼之下。

這些發現並不全然能為我們增加多少的自豪感。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瞭解了自己已經擺脫的環境，欣賞了我們已經完成的許多成果，這只能使我們以新的勇氣對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還有別的，那就是對落伍的異族兄弟們要採取寬容的態度。

這本書不是人類學手冊。

這是一本奉獻給寬容的書。

但是寬容是個很大的命題。

偏離主題的吸引力會很大，我們一旦離開大道，天曉得將在哪儿歇腳。

既然如此，還是讓我用半頁的篇幅，恰如其分地解釋我所謂的寬容吧。

語言是人類最富有欺騙性的發明之一，所有的定義都是武斷的。因此無名小輩的學生就應該拜倒在一本書之下，因為它的權威性已經被大多數能看懂該書的人接受了。

我說的就是《大英百科全書》。

該書第26卷第1052頁這樣寫道：「寬容（來源於拉丁字tolerare）：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異於一己或一般所公認的見解，予以心平氣和、不執偏見的容忍。」

也許還有其他定義，不過就這本書的目的，我不妨把《大英百科全書》的話作為引線。

既然我已經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束縛在某個明確的宗旨上，我還是回到野蠻人身上，告訴你我從已有記載的最早期社會形態中發現了什麼樣的寬容吧。

為死者的舞蹈

這樣的紀念碑常常立於墳墓前作為墓碑，墓碑上雕有淺浮雕作為裝飾，這些浮雕所表現的都是死者生前最喜愛的活動，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死者能像生前一樣享受豐富多彩的生活。



人們通常以為原始社會非常簡單，原始語言不過是幾聲簡單的咕噥，原始人的自由只是在社會變得「複雜」以後才消失。

近五十年來，探險家、傳教士和醫生在中非、北極地區和玻里尼西亞進行調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原始社會非常複雜，原始語言的時態和變革比俄語和阿拉伯語還要多，原始人不僅是現實的奴隸，也是過去和未來的奴隸。一句話，他們是淒涼悲慘的生靈，在恐懼中求生，在戰慄中死去。

對野蠻人的通常想像是一群紅膚色的人悠閒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尋找野牛和戰利品，而我所講的卻似乎和這種想像相差很遠，不過卻更接近於事實。

事情怎麼會是別的樣子呢？
我讀過許多介紹奇蹟的書。

但是它們缺少一個奇蹟：人類能夠活下來的奇蹟。

這些手無寸鐵的哺乳動物居然抵禦了細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熱的侵襲，最後成為萬物的主宰，他們到底透過什麼方式和方法做到這些的，在這裡就不多談了。

不過可以肯定一點：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單獨完成的。

當時的人為了獲得成功，不得不把

自己的個性融入到複雜的部落生活中。

統治原始社會的只有一個信條，即至高無上的求生慾望。

這有許多困難。

因此所有其他的慾望都得服從於最高的要求——活下來。

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集體卻至關重大。部落是活動的堡壘，它自成體系，依靠群力，為己謀利，只有排斥一切外來的東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問題比剛才說的還要複雜。我的話只適於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類發展初期，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世界相比，簡直不足掛齒。

為了充分理解，我們必須記住，原始人與我們大不相同。他們根本不懂因果法則。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春藤上，我會責怪自己的疏忽，派人去請醫生，並讓孩子趕快弄走那些東西。辨明原因效果的能力告訴我，有毒的常春藤會引起疹子，醫生會給我藥止癢；清除毒藤，則可以避免痛苦的事情再發生。

真正的野蠻人的反應卻迥然不同。他不曾把皮疹和毒藤聯繫起來。在他生活的世界中，過去、現在和將來盤根錯節，糾纏不清。死去的首領變成了上帝，死去的鄰居變成了精靈，仍然是家族中看不見的成員，步步陪伴著活著的

古埃及醫用處方

古代的醫學通常是藥物治療和巫術治療的混合體，療病者大都由祭司或術士充任。在這張出土於埃及的醫用處方上，既有開出的藥方，還有一些用於療病的符咒，因為他們認為人的疾病是由魔鬼侵身所致，只有用咒語趕走這些魔鬼，病症才能得到根治。



埃及的節日

在古埃及，人們在舉行節日盛宴時，可能會將死去的家人的木乃伊「請」出來分享快樂。對一個崇拜死、相信復活的民族來說，生死的界限比我們能想像的還要小。也許是出於對死亡的無法理解與恐懼，他們才想出了如此絕妙的方法來安慰自己驚恐的心靈。



受到神保護的界碑

這塊石碑上的文字宣佈了一個叫古拉·艾拉什的人對一塊玉米地的合法擁有權。保護這一擁有權的是界碑上方的眾多神及對那些對此採取輕視態度的人的詛咒之詞。被請來的神有十八位之多，古代令人目不暇給的多神崇拜，由此可見一斑。

人。他們與死人仍然同吃同睡，一同看守大門。究竟避免與他們親近還是爭取得到他們的友情，這是活著的人應考慮的問題，否則就會立即遭到懲罰。由於活人不可能知道怎樣才能取悅於精靈，便總是害怕上帝把不幸作為報復降臨在自己頭上。

所以，他不是把異常的事情歸結於最初的原因，而是歸結於看不見的精靈的涉足。當他發現臂上的皮疹時，不是說：「該死的毒藤！」而是小聲嘟囔：「我得罪了上帝，他來懲罰我了。」他跑去找醫生，不是去討治療藤毒的膏藥，而是要一張符，還必須比憤怒的上帝（不是毒藤）甩給他的那張符靈驗百倍才行。

至於使他遭罪的毒藤他卻不予理睬，依然讓它像往常一樣生長。如果偶然有個白人帶來一桶煤油把它燒掉了，他還會罵他招惹麻煩。

因此，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一切事情都被認為是由看不見的生靈所操縱的，那麼社會要維持下去，就必須絕對服從能平息上帝怒火的律法。

按照野蠻人的看法，律法確實存在。祖先創立了律法，把它傳授下來，這一代最神聖的職責就是把它原封不動、完





美無缺地傳給下一代。

這在我們看來當然荒誕無稽。我們相信的是進步、發展和持續不斷的改進。

不過，「進步」是近年來才形成的觀念，而低級社會形態的特點是：人們認為現狀已經完美無瑕了，沒有理由再做什麼改進，因為他們從未見過別的世界。

如果上面所說的是真的，那麼怎樣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會形式有所變更呢？

答案很簡單。

就是靠及時懲處拒不把公共條例看成是上天旨意具體體現的那些人，說得露骨一點，就是靠僵化的專橫制度。

如果我由此說野蠻人是最不寬容

的，本意也不是侮辱他們，因為我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們藉以棲身的環境裡，專橫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果他們一意容忍，用來保護他們人身安全、頭腦純潔和部落生活的許多清規戒律一遭人踐踏，便會陷入滅頂之災，這可是最大的罪過。

但是（這個問題值得探討），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又是怎樣保護一整套靠口耳相傳的條例呢？今天我們擁有成千上萬的員警、數以百萬計的軍隊，卻仍然覺得連推行一點普通法律都困難重重。

答案同樣很簡單。

野蠻人比我們聰明得多，他們精明地估算出用武力不能推行的東西。

他們發明了「忌諱」（taboo）這個概念。

